

# 作家：馮唐

# 香港是個大片場 我要為她寫一部戲

著名的戰略管理專家。他說，香港是個大片場，角角落落都是戲。他又說，他要為香港寫本書，腹稿打了無數遍，但還得沉澱個三五年。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



掃碼睇片

可以說，香港是作家馮唐的福地。13年前，在香港出版的小說《不二》，讓他聲名鵲起。也可以說，香港是戰略管理專家馮唐的福地。在與香港錯綜交錯的25年裏，他從一名婦產科醫生，一路跨界馳騁，成為



▲作家馮唐與讀者分享創作故事。

天地圖書供圖



◆馮唐新書《勝者心法》和《人間美好》。 胡若璋攝

受高低錯落的行走樂趣，也愛觸摸坡道兩側的老舊樓房，會想像居住其間的人，也會饒有興致走進一家酒吧或小餐館。

眼前、周邊，西裝領帶工工整整的上班族、靚麗搶眼的時尚男女、沉默低垂的菲傭、熱衷取景拍攝的遊客……狹窄的坡道和階梯上，人們擁擠卻各有方陣，每個人都好像帶着故事。每走一次，馮唐對香港的感性和想像力，會不由自主地堆疊——人和人之間的距離來自時間，如果需要填補這一段距離，就需要有些帶着痕跡的老舊空間。

街角的小酒館、氣度不凡的寫字樓，馮唐寫作意象裏的香港場景大都和大時代的熱鬧非凡緊緊相連。想寫一部從2000年到2025年為背景在香港長篇小說，每次到來，馮唐都腹稿不斷。「的確是親身經歷的一手經驗和資料，稍稍再沉一沉，再寫個三五年。」馮唐有心寫一個類似於《了不起的蓋茨比》裏紐約那樣的香港。

## 用寫作緩解和離世父母的關係

馮唐同時在寫兩部小說，還不包括腦子裏轉了十年以上的香港構思。

三四個月以前，馮唐的媽媽走了。熟悉馮唐的讀者，都知道他家的這個老太太，喝酒、罵街、活力四射，馮唐也曾稱她為「大瀟蜜」。

其實，馮唐早有寫媽媽的計劃，同期構思動筆的還有一個劉邦和張良的故事，書名都想好了叫做《天上大風》。結果，老太太贏了，用走的方式搶先一步。

《我媽罵過所有的街》，馮唐也想用這個寫作的過程緩解一下他和媽媽的關係。2016年，馮唐的父親去世。不過，他也已經寫出了一本叫做《我爸認識所有的魚》。

父母的離開，知天命的年紀，馮唐發現自己寫爸爸和媽媽，完全是兩種狀態，他說，老太太到老都愛罵街、喝酒、吹牛，下筆的時候，老媽會躍然紙上，所有的情緒就慢慢湧出來；但對於老爸，他需要主動去找一些感覺。

把父母寫下來，為的就是一種記得。但怎麼寫父母，馮唐也在找尋不同的敘述方式。一個作家的敘事方式和風格，馮唐早在《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》的時候就找到了自己的表達，堅定了個人的文字理想。

## 舊書重讀 向古人學管理智慧

寫長篇小說，一個作家也會希望有突破。「不可能把原來的文字習慣全給拋開，但也會故意去做一些訓練。」馮唐在寫《我爸認識所有的魚》時，就主動受到《禪宗公案》的語言影響，少用形容詞、副詞，多用動詞和名詞。

「我爸本來就不太愛看很複雜的書，這本書就當作給他寫的一封信，寫的時候就把他當成心目中的讀者，就需要平實一點去寫。」馮唐認為，一個作家的文字的演練，需要讀舊書、讀新書，不停地寫，有意識地做一點改變。

既是讀者也是作家，馮唐也期待更多的香港年輕人可以多點閱讀歷史。即使繁體、簡體版本有差異，但不用太計較語言形式，而應該多注重裏面的內容。

馮唐就在重讀《資治通鑑》時，把古籍當成商業案例庫來用，他在裏面拎出跟管理最相關的案例，向古人學習管理的智慧。同步，他也在一遍一遍的閱讀裏，挑出內容做線上講學課件。

高產如馮唐，周末一般用來寫短文，春節等長假會拿來寫長篇。離開企業的馮唐，除了寫書以外，近年也創業做線上商學院，團隊從最初的3人變成了20人。今年書展帶來的《勝者心法》，便是他近期主要工作的一大成果。

時間是朝早九點半，地點是香港會展S228會議室。作家馮唐帶着他寸秒寸金的戰略專家時間觀念，準時和記者見面。

透過落地玻璃看香港中環寫字樓，馮唐的目光能迅速掃描到曾經工作過的麥肯錫所在大樓和中信大廈。20年前，馮唐在寫字樓裏上上下下，從一個會議室衝向另一個會議室，和世界五百強、中國五百強以及眾多有行業野心的企業交手過招。彼時的馮唐，也在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貢獻一個又一個戰略發展故事。

都市裏不斷蝶變的商業傳奇，一瓶礦泉水也能成為美談。2008年，馮唐為怡寶做戰略諮詢，一年的銷售額不到10億元人民幣；如今，它準備單獨上市，年銷售額已突破了300億元。16年的增速，就在市民有意無意選擇喝下的一瓶水裏。

當然，香港帶給馮唐的不止是數據和戰略，也有戲劇性的一幕幕。例如，曾做着審計工作的馮唐，偶爾做個拉伸，換一換工作的姿勢時，偶爾瞥見樓下中環碼頭眾人扎堆，帶有濃厚港式風味的槍戰片和警匪片正在有條不紊地拍攝。「有幾年，我經常看到吡嘍一下掉海裏的畫面。」這也是下午三點三馮唐眼裏的「hightea」。

角角落落都有戲，香港就是一個大片場。形形色色的人，來來去去，歡笑推杯。馮唐愈發覺得，香港有一個特殊的磁場，適合見人、見面，這個地方彷彿歷來最擅製造富有戲劇性的人生時刻。

## 香港的多重身份敘事

不得不承認，大家吹着海風來到現場，穿梭在不同的香港展會博覽會，見面這件事即使充滿商業社交意味，卻也富有人情味。在促進「人與人見面」這個事情上，馮唐說，香港可以做得很好和更好。

近些年，每年7月如約赴港，無論是時間、空間，還是心理，馮唐卻有意地與香港拉開一定的距離。但每每來港，他的寫作的慾望輕易就能被激活。

「我可以寫好香港故事了。」他自認，20年前，維港海風的腥味浸在他的頭髮、皮膚、襯衫裏，身在其中，無法抽離；如今，恰當的距離，作家馮唐坐在會展中心和上千名讀者見面，共享一個文學的交流空間。

馮唐覺察到了香港對他作家身份的召喚。例如，中環的坡道和階梯，最常出現在他想寫的香港腹稿裏。轉過高大光鮮的玻璃幕牆大廈，坡道就出現了，小徑大多是曲線，繞來繞去，忽上忽下，馮唐享



▲馮唐書影。

天地圖書供圖



▲書展期間，馮唐造訪其在天地圖書展覽廳舉辦的《不二》書道展，並為讀者簽書。 天地圖書供圖



◆馮唐在講座後與讀者合影。天地圖書供圖

## 聆聽

## 個人原創力正在被AI檢驗

「成事不是成功。」過去的三四年，馮唐經常受到周邊親友的委託：請孩子吃個飯，順便勸說一下孩子。

和大學畢業不找工作的年輕人聊過天後，他們使不出力氣的感覺，令馮唐自覺：25年可持續使出力氣，能拚命幹活原來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

「老想去探索宇宙真理，但早上總是起不來；知道有什麼好吃的，但去哪裡吃就搞不定，要得你安排好了帶他去……」馮唐唯一的外甥便是如此。

家姐也發來求助信息，馮唐拍著大腿推薦了自己的「成事三部曲」。

「我中文不好，聽不懂。」自小在美國長大的外甥，向舅舅馮唐發來中英文夾雜的短信，在他的落款署名處，這個唯一

的外甥把自己寫成了唯一的處甥。

馮唐一時之間，不知道合不合適「笑一個」。

恰好，AI大肆來突圍。舅舅馮唐決定借助AI來翻譯自己的「成事三部曲」，送給外甥一套英文版的「成事」閱讀。外界對於AI應用有着各式各樣的警言和危言。馮唐也意識到，形式上的障礙被科技在加速破除，個人的原創力正在被檢驗。這番轉譯實踐，馮唐對自己的原創實力還抱有信心。乘勝追擊中，他好奇自己的詩，AI能唱出什麼效果來。

「86分，可以直接拿去當電視劇的ost（影視原聲帶）。」經過多位專業音樂製作人的試聽，外界眼裏的「斜槓」猛人馮唐又有新創舉：據不完全統計，我將會成為地球上首個出詩人AI歌曲集的人。

## 鄭寶鴻細說九龍寨城：盼催生更多影視文學

「如果要將九龍這個地方的歷史、故事影視化，是有很多內容可以挖掘和表達的。」第34屆香港書展以「影視文學」為年度主題，而今年火爆的港產片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正是改編自小說《九龍城寨》。香港歷史博物館名譽顧問鄭寶鴻對九龍區的「前世今生」十分熟悉，近日他接受媒體專訪，揭秘眼中的九龍寨城。

鄭寶鴻日前攜新書《重建九龍——半島地標的消失與誕生》亮相書展，書本透過近300幅珍貴照片，展示香港由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至今的城市面貌，其中就包括九龍寨城。記者翻閱書本，最「原始」的九龍寨城呈現眼前：因毗鄰啟德機場，九龍寨城時有飛機飛越半空；寨城中部的街道上，排滿密密麻麻、不合規格的樓宇，樓上樓下滿布無牌西醫和牙醫診所；一條名為龍津路的窄巷內，私自接駁、雜亂無章的電線遍布上方，險象環生，路上還有十多間上映色情電影和表演脫衣舞的「戲院」。

這些場景孕育出不少以九龍寨城為背景的經典港片，例如《功夫》《三不管》《城寨英雄》等。鄭寶鴻認為，九龍寨城之所以成為這麼多電影的背景，源於這個地方的獨特性，以及很多可戲劇化的元素。

據鄭寶鴻介紹，英國當時（1898年）租借了界限街以北連同新界，九龍寨城原則是屬於當時清廷管轄的地方，但英國把中國人都趕走了，不讓他們執行任務，九龍寨城就變成了「三不管」地帶，各路勢力在裏面鬥爭，色情場所、賭場、毒品分銷中心等黑色產業叢生。裏面還有很多電影沒有提及的故事，比如其他區的有錢人會到九龍寨城消遣、吃狗肉，市民貪便宜會到九龍寨城看病、檢查牙齒。

鄭寶鴻說，一位退休警長告訴他，雖然九龍寨城被稱為「三不管」，但當時警察會秘密組成「龍城隊」進入該區巡邏，表面上不理會在內經營的賭博，其實不時會去「搞破壞」，「比如在每枱麻將桌抽起幾張麻將，藏起來，他們就打不了牌了。」

1987年，英國與中國政府達成拆除寨城的協議，將原址改建成九龍寨城公園，至今仍保留一些遺蹟。

## 深水埗油麻地也是出片勝地

除了九龍寨城，香港還有哪些有趣的歷史片區可以打好片？鄭寶鴻指出，深水埗界限街就是好素材。上世紀六十年代九龍半島南部一大半割讓給英國，深水埗一分为二，邊界街道就是界限

街。「當時有人在英國管轄的旺角犯罪後，就經過界限街逃到深水埗。每天晚上7時許，中國管轄區的農民會將鮮花、蔬菜放到界限街，給英國管轄區的人購買，形成今日的花墟。」鄭寶鴻說，深水埗、油麻地都是比較特殊的地方，希望更多影視、文學作品將九龍這個地方的歷史故事呈現出來，給更多人了解。

## ◆中通社



▲鄭寶鴻（左）以「圖說九龍半島今昔——啟德、九龍寨城與彌敦道」為題，在今屆書展開講。香港發達局供圖